

国际
精表

it TIME

2011.11

IWC万国表
情迷柏涛菲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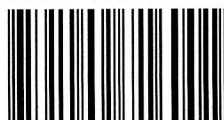


不出国门看表展
赛车嘶鸣，贴地狂飙
一指掌握，单按钮计时

古老珐琅 现代技巧

定价人民币 35 元

ISSN 1009716-3



9 771009 716001



11

独立制表

Ludovic
Ballouard

旋转的马耳他十字

不可否认, Ludovic Ballouard当然是个才华洋溢的制表师。但他同时也幽默、直率, 且带有几分骄傲。而他的所有个性, 都通过Upside Down腕表上12枚小小的马耳他十字演绎得惟妙惟肖。 文 / 雷蕾

第一次看到 Ludovic Ballouard 的 Upside Down 腕表, 我们只是觉得又发现了一枚有趣的腕表。因为近两年来不断有类似机构出现, 将传统机械装置演绎得妙趣横生的也不在少数。让我们诧异并激发更多兴趣的是机芯后方 12 个精致的马耳他十字。为什么只在古老怀表和座钟中出现的马耳他十字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Upside Down 腕表中的马耳他十字在功能和运作方式上与传统意义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在多数人第一时间将马耳他十字与江诗丹顿 (Vacheron Constantin) 紧紧联系在一起却遗忘了它曾经在制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时, Ludovic Ballouard 却选择用这个小小的零件来打响其独立制表生涯最初和最重要的一战……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采访了 Ludovic Ballouard, 并询问了周围很多资深收藏家对这个关键零件、对这枚腕表, 甚至是对这个品牌的看法, 希望以最全面的方式来解读这个创立于 2009 年的独立制表品牌——Ludovic Ballouard。

逐步实现梦想

时间回到 1992 年。当时, 结束制表师课程不久的 Ludovic Ballouard 放弃了制表师的工作, 回到了法国布列塔尼 (Brittany), 在一家航空公司担任仪表技师。在工作台前细心地打磨夹板、组装机芯的日子总是如流水一般逝去, 而检测和维修航机仪表的每一天却总是很漫长, 久到 Ludovic Ballouard 几乎以为自己已忘记如何去维修一台老式摆钟或是一枚腕表。于是六年后, 27 岁的 Ludovic Ballouard 再次回到制表业云集的日内瓦, 成为法兰穆勒 (Franck Muller) 的一员。三年之后, 他人生最关键的七年则在 F. P. Journe 的工作室一一上演。

Franck Muller 和 F. P. Journe, 不论在复杂功能还是技术革新方面, 毫无疑问两位制表大师都是当今表坛泰斗, 追随他们其中任何一人都将受益匪浅。但 Ludovic Ballouard 显然不这么认为。从 16





岁学习制表技术开始，在他心中最重要事就是能信马由缰地构思各种复杂功能，然后依照自己的节奏将它们一一化为现实，因而在法兰穆勒庄园，尽管资历最浅，Ludovic Ballouard 却已经提出许多别出心裁的创意；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事实证明这些点子最后却成为别人赚取巨大商业利益的工具，与传统制表技艺无关，也与挑战收藏家挑剔的眼光无关。而在 F. P. Journe 的七年，Ludovic Ballouard 极为坦率地说，他的制表技艺达到了巅峰。以超高水准制作完成一系列计时码表和 Octa 系列腕表之后，F. P. Journe 将制作大自鸣腕表的重任交到了 Ludovic Ballouard 手中。Ludovic Ballouard 时常在接受采访时如此形容听到这个好消息的那天：“那是我这辈子第三开心的时刻，排名前二的分别是邂逅我妻子的那一刻和我女儿出生的日子。”

事实上，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人们一直惊叹于自鸣表的神秘与复杂，对制表工匠而言，能够在这领域有所建树，比接到成沓的订单更让他们开怀。而 Ludovic Ballouard 最大的梦想，就是制作一枚大音量的大自鸣腕表——音量大到即使腕表佩戴在自己腕际，也可与他人分享清脆悠扬的报时声。事实上，如何让自鸣表敲击出较大的报时声，不仅是 Ludovic Ballouard 的梦想，也是许多活跃在三问表领域多年的制表师的夙愿。尽管许多人认为不锈钢是制作三问表的最佳材质，形状经过精确计算的不锈钢表壳也的确在放大音量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仍远远未达到 Ludovic Ballouard 的期望，因为对

他来说，要制作出戴在腕上亦能与朋友分享报时奥秘的三问表，材质和形状仅仅是上百个关键因素中的其中两个罢了。而这个梦想直到现在亦从未褪色，甚至每每午夜梦回，Ludovic Ballouard 仍忍不住要一遍遍细细琢磨那些可能改写历史的细节。

在第二次接到大自鸣腕表的任务时，Ludovic Ballouard 发现是向更远的前方出发的时候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如潜水运动员总希望下一次能够到达更深海域，跳伞爱好者时刻梦想可以在更高的空中体验飞翔的感觉，制表师也永远都在期盼着能在最小的空间中搭载更多伟大的复杂功能，这种感觉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于是，2009 年带着 F. P. Journe 当初创立品牌时所使用的制表工具，Ludovic Ballouard 也成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

相信许多人还记得 2009 年那场几乎波及每一个行业的经济危机。尽管对独立制表品牌而言，小规模 and 灵活的经营模式让他们遭遇的困难远少于其他行业，但选择此时作为新的起点，无疑会比以往更加艰难。然而，Ludovic Ballouard “闭上了双眼，怀着坚定的信念向前走，并到达成功的彼岸。”

马耳他十字的奥秘

是的，有些感觉永远无法用语言解释。但如同文人以诗寄情，画家借色彩抒发胸臆，Ludovic Ballouard 制作的第一枚腕表 Upside Down 腕表，也十分清楚地诠释了他的个性和对制表传统的崇敬之情。

顾名思义，Upside Down 腕表最鲜明的标志是倒置的时标。也就是说，腕表盘面总是有 11 枚时标呈倒置形式，当分钟指向“12”的瞬间，下一个时标会迅速顺时针旋转 180°，变回正常状态，指示小时；与此同时，当前时标则会回到倒置状态。创制于次贷危机时期的这枚腕表，因而成为对经济环境最直观、幽默的诠释；不止如此，每个旋转的时标同时也传递了希望的信息：哪怕失去一切，只要有一个数字仍然是朝上的，希望之火就可以燎原。

事实上，近两年我们见过不少类似的装置，例如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的 Tambour Spin Time 时光飞旋腕表，以及另一位独立制表师 Frédéric Jovenot 的 Hellios 腕表，都采用特别设计的立体时标，并于每个小时的最后一秒，当前时标与下一个时标同时旋转指示小时。以 Tambour Spin Time 时光飞旋腕表为例，其时标为正方体，其中两面镌刻 24 小时制时标，例如 1 和 13、2 和 14，以此类推；指针每 12 个小时转动一次，且与常见的腕表一样，通过传动系统发生作用。而 Upside Down 腕表每个时标都印制于圆形附盘上，通过机芯四周装置的 12 枚马耳他十字控制，每个整点时前后邻的两个转盘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飞快旋转，仍然通过传动系统作用，但改成，而其中的关键就是马耳他十字。

传统怀表机芯上链系统中有两个重要零件，即止逆子和马耳他十字。正如我们所知，每次旋转表冠上链时，发条盒会马上松开，主发条同时向内弯曲，且越绕越紧，止逆子就在此时发生作用，防止在上链时完全失去保护的发条盒逆转；此外，由于发条越绕越紧，一旦到了其承受力的极限，就会损伤机芯，而马耳他十字就是为避免发条盒过度上链的截停齿轮。老式怀表机芯中普遍采用了这样的截停装置，例如 1889 年万国博览会上芝柏 (Girard-Perregaux) 获得金奖的三金桥陀飞轮怀表，现在腕表中则很少见到马耳他十字，最常见的是大小钢轮上的止逆系统。

此外，也有制表师将马耳他十字作为特别的传动系统，并在其中装载一个不断旋转的齿轮，从而令与这个传动系统相连的齿轮偶尔且部分产生离心旋转。这也是 Upside Down 腕表中时标附盘瞬间旋转的动力，而在其旋转后马耳他十字则展示了最常见的截停功能，从而产生了我们看到的每个小时当前时标瞬间倒转的有趣场景。

下一个谜底即将揭晓

从 Upside Down 腕表中，我们不难看出 Ludovic Ballouard 幽默可爱的个性，以及与大多数独立制表师一样，对传统工艺的尊崇和独特演绎。正因为如此，Ludovic Ballouard 用“玩味机械” (Mechanical Pleasure) 来定位其制表哲学，他制作的腕表不仅是简单的時計，如同这枚 Upside Down 腕表一样，同时也通过其独特的视角和幽默感为佩戴者带来更多乐趣，不管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还是用指尖触摸。



今年 5 月最早关注独立制表人的专业钟表网站 PuristSPro.com 举办了创立十周年庆典，包括萧邦 (Chopard)、DeWitt 等数十个品牌为其制作了纪念款腕表，Ludovic Ballouard 也为其特别制作四枚 Upside Down 腕表。PuristSPro.com 创办人、同时也是《itTIME 国际精表》高级顾问 Thomas Mao 只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枚腕表：“酷！”这个词当然不仅包括其独特寓意，还包括其对传统装置别出心裁的运用。

那么，什么样的人会是这枚超酷腕表、甚至是这间以后都将以此为制表哲学的品牌的客人呢？Ludovic Ballouard 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描述：“目前我的客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他们一直在寻找这样的腕表：其外形或多或少具备某些经典元素，因为只有这样的腕表才能抵御瞬息多变的潮流变化；产量非常低，且搭载了独门机芯；如果同时还拥有全新的复杂技术，那么这枚腕表将是每一个收藏家梦寐以求的。”

Ludovic Ballouard 从很早以前就与妻子一起为退休生活攒下一笔积蓄，但 2009 年他们取出了所有存款，在朋友的支持下创立了工作室。Ludovic Ballouard 说，在他心目中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因此才有了这样一间工作室，如若不然，大可不必自立门户。所以，Ludovic Ballouard 的腕表虽可完全满足这些收藏家的挑剔眼光，但年产量却控制在 100 枚。

除了 Upside Down 腕表，Ludovic Ballouard 已开始着手制作的第二枚腕表也将满足上面所有条件，同样具有经典外形，同样产量稀少。在他的蓝图中，这枚腕表同样幽默且简洁，从透明的表后盖中将可欣赏到更为复杂的独创机芯。Ludovic Ballouard 更告诉我们，2012 年 1 月就可见到这枚腕表。

“我几乎从不拖延交付期限，不信问 F. P. Journe !”